

# 站起來吧，中國佛教！

醒世將軍

動亂的時代，為社會製造了恐怖的氣氛，戰爭的蔓延，給人類帶來了死亡的威脅，佛教徒的昏沉，却給佛法的前途安排了太多的不幸。但是，要使社會安定，只有促進人類的和平，要使沒有戰爭，除了佛的教育，誰也沒有這樣大的本領。然而不幸得很，歷史告訴我們，中國佛教的成長發展，僅僅只有六朝而到隋唐之間，五百年的黃金時代。至於宋明以後，佛教便走向了下坡，自宋代到民國，其間雖有若干傑出的高僧，但他們的工

作，却都局限於訓詁與泥古，並沒有發揮創造的能力與見地，最多也只是為先民的遺產，做了一些整理的手續。近代雖有佛教巨人如太虛大師的努力，對於社會思潮的影響，仍然屬於有限。所以胡適先生對於近世中國佛教的看法是：「一隻飯碗，若干飯桶」。這該是多麼可怕的諷刺？又是多麼恥辱的評價！

當然，我們不怕諷刺，也不怕打擊，怕的只是不知道諷刺，不懂得打擊，那才是中國佛教最大的悲哀；我們不怕沒有人才，也不怕人數太少，怕的只是不是人才而冒充人才，不像佛教徒而以佛教徒的招牌騙飯吃，那才是中國佛教當前的危機。為了中國佛教，為了佛教的前途，筆者願就今日佛教的現狀，分析一下，以便警惕自己，同時也作為我們對於同道者誠摯的呼籲。

我們知道，匪區大陸的佛教，已經變成了名存實亡的一個空架子，匪共雖然也會學着民主世界的話頭說「信仰宗教自由」，但是匪區的宗教，除了被匪偽政權拿來當做騙人（自然是騙民主自由世界）的幌子，或者假借宗教作為向外侵略的工具，毫無宗教情緒和宗教內容可言。佛教對匪共

的價值，是向亞洲非共民族國家的煽動與誘惑，一旦亞洲全部赤化，佛教的前途就壽終正寢。我要說出這一段話，目的是在提醒我們，大陸上已經沒有佛教，中國佛教的延續，全靠我們臺灣佛徒以及海外僑胞的維持。但是，我們試着檢討，「住持正法」的事業，放在我們肩上，是不是相稱，是不是能够負重致遠，而又無遠勿屆？

據筆者所知，今日的中國佛教，在表面上，似乎搞得還可以，骨子裡，却是非常悲觀的，且看其中的毛病：

第一、沒有堅決的信心：首先請大家們心自問，我們佛教徒之中，是不是全部都有不墮惡道的把握？是不是都有往生的信心？是不是都有成佛的信心？是不是念念不忘，正在走向這條道路？是不是人人都有一上求佛道，下化衆生」的精神和永不退轉的決心？我想，即使有，一定也少得可憐，（筆者當然也不例外）其中原因，當然很多，主要是因為一般人的迷信，例如為了求福求財求壽求子孫而信佛的佛教徒，他們除了求取滿足現實的欲望，和解除現實的苦痛，從來也沒有想到過他們要往生要成佛，甚至根本就不知道他們還有成佛的可能；其次是因為多數人的膽怯，沒有勇氣面對現實，所以曲解因緣，也不明白因果，自己雖想往生，也想成佛，却以為因緣沒有成熟，因果尚未終結，只要等到瓜熟蒂落的時候，自然而然就會往生或成佛了。其實這些不是佛教徒，乃是望梅止渴的可憐蟲！自己不奮鬥，不努力，就想坐着等待佛果從天上掉下來，那有這麼便宜的好事？相反地，如果走進佛門，而不信受奉行，倒是最可靠的地獄種籽哩！最糟糕的，還有一些神棍或佛混子，他們不是信仰佛教，只是利用佛教，利用佛教來混飯吃找錢花，利用佛教徒的感情，作為他們沽名釣譽的資本，例如有的佛教刊物，專門利用關係，替少數不相干的個人捧場，以致弄得龍蛇混雜，烏煙瘴氣，說句不客氣的話，這些就是佛們的敗類，也就是我們必需剷除的對象。其實這三種不同類型的「佛教信徒」，不過出於佛教本身的兩大缺陷，前兩類是由於佛教教育的失敗，第三類除了佛教教育有了毛病，尤其是在佛教組織的無能。佛教的組織，到下節再講，我們先說佛教的教育。事實上，中國的近代佛教（古代也不見得好了多少），根本就談不上什麼教育，所以中國人的信佛，也無可諱言地，大部份是屬於迷信！一般的現狀，佛教的寺廟，只是燒香許願的地方，並不是授受教育的所在，僧侶不以自我教育與教化羣衆為天職，只靠香火經費來生活。因此近代有些頭腦比較清醒的佛教徒，便反對化緣造廟了。實際上，造廟並非壞事，只要不變成變相的私宅或公館，能够利用寺廟來宏法教化，宣揚經教，那也未嘗不是一種好現象，比如在西洋的社會裡，每一座村落，一定有一座教堂，教堂是他們精神力量的中心，也是接受所謂「愛」的「福音」的場所。佛教的寺廟，如果全部都能經常舉行定期而短時間的宣教活動，中國佛教，當然也會以新的姿態和我們見面了。這是對一般信徒的教育，更要緊的還是僧伽的教育，要培植一種吃苦耐勞，而又能悲天憫人的救世精神與入世的熱忱，比如基督教的傳佈，所以有如此的迅速，物質文明的誘惑，固然是他們的因素之一，但他們教士傳教的狂熱，也是主要的成份。其實，「為法忘身」的精神，在佛教裡，並非沒有，只是褪色了，遺

忘了，爲什麼？只因佛教沒有注重教育，尤其是養成教育的失敗。有人稱某某佛教聖地，是廣大羣衆的剃頭店，這是什麼話？出家真有這樣的容易？最不幸的，今日的臺灣，也有了類似的分店！因此，大樑不正二樑歪，缺乏像樣的僧寶來住持正法，佛教也就形成了全面的頹廢。尤其可惜的，還有一些人，學着「女子無才便是德」的口吻說：「小和尚不能受教育，受了教育，有了謀生的本領，他們就會還俗」。這又是什麼話？難道佛教的教育不是教人學佛，而是專門教人還俗的嗎？其實，那些因受教育而還俗的人，根本不是受的佛教教育，最低限度，也是沒有學得澈底，因爲近代的中國佛教，本身並沒有教育的制度，雖有一些熱心的人在辦佛教教育，那也只是塵世式的佛教教育，他們只能教授一些知識學問，却不能訓練出虔誠熱忱的宗教精神，所以小和尚一讀書，就有還俗的可能了，即使不還俗，多半也只能成爲一種文士型或公子型的和尚而已（當然也有好的，但却不多）。這是什麼？這就是佛教教育的失敗。四十六年八月號的「佛教青年」上，華嚴關主會經嘆過三聲「嗚呼僧寶」！我以為無論站在什麼角度來看，那也嘆得正是時候。

第二、缺乏合作的精神：愛好自由和發展個人的自由意志，是中國人的民族性，因此，「一盤散沙」也就成了中國民族的特徵。中國佛教是中國人的佛教，所以沒有組織不合作，也是中國佛教的最大毛病。中國是以農立國的農業社會，農業社會的凸出點，便是家族制度的宗族觀念非常牢固，到了佛教裡，就演成了門戶宗派的相互是非，一宗一派之下，又有真傳與旁傳的分別，到了後來，乾脆各人自掃門前雪，誰也不用管誰，誰也不要靠誰。大體上說，中國佛教是一個整體，實際上，中國佛教却像一條沒有縫合的百納被，她只有散亂的個體，並沒有統一的組織。所以雖有太虛大師的魄力「志在整理僧伽制度」，仍然沒有收到多大的成效，原因是中國佛教的病太多了，也太重了，要希望在一時間能够百廢俱舉，實在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業。

散漫的最大原因，還是在於教育，因爲僧伽沒有僧伽的養成教育，和尚出家也就不一定是爲了學佛宏法而出家。所以當那些失意落魄的野心家和孤苦無依的窮小子，一進佛門，就想搞勢力搞錢花，以致變成了佛教流氓的佛混子，他們心目中，沒有佛法，也沒有佛教，所有的只是一個無窮大的「我」（阿彌陀佛，佛教是講無我的啊）！比如「我的廟」，「我的弟子」，「我的錢」，「我的事業」，還有「我能怎麼樣」，「我會怎麼樣」，「我是怎麼樣」，「我要怎麼樣」……說起來簡直可怕！他們爲了增進私人的利益，可以不擇手段，爲了保全私人的利益，自也不會無代價地幫助他人。所以我會把這些人的尊稱「諸山長老」，換了一種表達的方法，改寫成爲「長老諸山」，因爲他們的「我」，就相當於許多各個永遠不能相抱相吻的山峯。

不說別的，就拿代表時代化的佛教產物——佛化的雜誌事業來說，它

就沒有團結，它們的宗旨，雖然或者相同，但它們的出發點和努力的步驟，却大有出入。到目前爲止，自由中國的佛教刊物，已經超出了十二種之多，竟會沒有一個同業組織的機構，所以雜誌雖多，却不能採取統一的步驟，也沒有發動過一次像樣的宣傳運動（甚至根本沒有）。其實，文化事業是現實生活的先驅，如果負有先驅策勵使命的文化事業，都在要死不活地彼此鬧情緒，還談什麼現實佛教的團結和改革呢？這不但是某些人的恥辱，更是我們每一個佛教徒共同的恥辱！

總之，佛教徒不能團結，佛教也不會站得起來，佛教徒不能放下「我」的觀念，佛教也不會有團結的一日。假如佛教徒們個個多有無我的風度，採納大眾的意見，歡迎大家的合作，佛教的團結，當然不成問題了。要曉得，個人的能力究竟有限，所謂萬能博士，到底少見，有的長於組織，有的善於詞令，有的精於文字，有的專於研究，在佛教中，還有的尊於戒臘。要是取長補短，團結一致，佛教還會站不起來嗎？

不過話說回頭來，理想總是理想，現實還是現實，我們對於理想的宣傳，舊有的現實只會受到影響，却不能澈底的換新，所以理想的實現，應該是新時代新青年的新責任，比如太虛大師的僧伽制度，爲什麼不能順利的實現？只因爲當時的環境，雖有這種要求，却没有這種普遍的覺悟，如果我們繼續虛大師的遺志努力下去，那末實現的可能，一定要比虛大師時代來得更大。

可惜的，一般佛教青年，都著着委縮膽怯而發育不健全的心理病，總以爲自己不是那樣的料子，不可能有大的作爲，於是在「天塌下來有高個子頂」的逃避意識中，自暴自棄，不敢講話也不求上進。但是我要請問，誰是天生的領袖？又有幾個是生就的天才？被稱爲人類最偉大的發明家的愛迪生，在他一生之中一共發明了一百零九十七種東西，但他却說：「百分之九十八的辛勤血汗，百分之二的天才靈感」。便是他成功的因素。因此，我要向整個的佛教呼籲：老年人應該本著愛護佛教，尊重自己的原則，教育青年，警惕自己，青年人則應該抱着「舜何人也，予何人也，有爲者亦若是」的信心，挺起胸膛，大踏步地向前邁進。與罪惡奮鬥，向黑暗進軍，打破沉悶不景氣的現狀，創造一番劃時代的新氣象。否則各自不信他人，甚至還失去了自信的勇氣，那末，若干年以後的中國佛教，別說「一隻飯碗，若干飯桶」，恐怕雖有飯桶而已無飯可裝了，所以我要大聲疾呼：站起來吧，中國佛教！

四六、十一、二、

快 訊

【檀香山航訊】此間中華佛教總會，除已聘請居留香港之泉慧，祖印兩法師蒞臨弘法外，復將聘請駐檳城之竺摩法師來檀弘法，竺師在來檀前，將先飛臺灣，代表該會迎請章嘉大師之舍利，以爲此間華僑佛子瞻禮供養。

【臺北訊】駐錫越南之超塵法師，於上月廿日抵臺觀光。